

散文

秋天的感觉

王吴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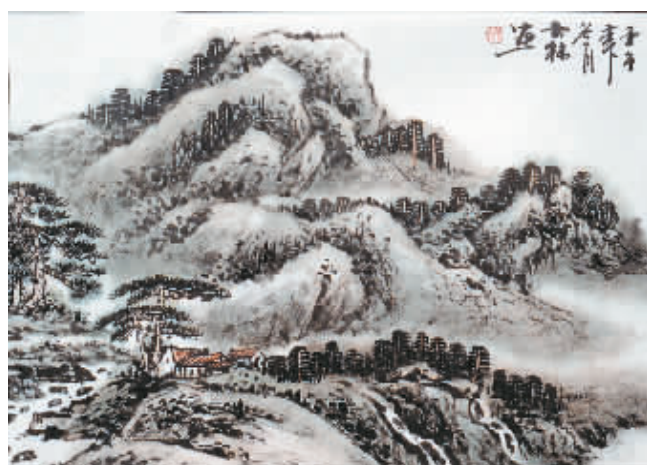
一切依然和去年的秋天一样。所有的叶子满地飘落...

脚步踩在一片片落叶上,发出的声音让我心情温柔。这时,恰好有一片金黄的叶子随风落下...

阵出神,一副用心倾听的样子,仿佛是牙牙学语的婴儿听到了母亲的呼唤而露出专注的神态...

这幅画面是我在每年的秋天都会想到的。我一直渴望置身于其中。在我年轻的生命里,每到秋天我总想把这些话给另外一个人听...

过去的春天里、夏天里、冬天里的感觉都不一样。在沉静的遐想中,我独自站在秋天柔柔的阳光里,双眼以美好的沉思之态而感动...



山水(国画)

姚大林

年的秋天和去年的秋天分明有着许多的不同。今年的秋天有许许多多新的想法从我的心田上萌生出来...

秋天,的确是一个丰盈的季节。我仿佛看到了那泓幽静的秋水。在夕阳灿烂的水湄,泊着一叶小舟...

中国本无教师节,所以要立教师节,当然是为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与教师节

马承钧

了“香饽饽”!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春秋《尚书》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家——他就是张良! 明代大画家唐伯虎拜师学艺的典故,也很感人。唐寅自小天资聪敏才学过人,被称为“吴中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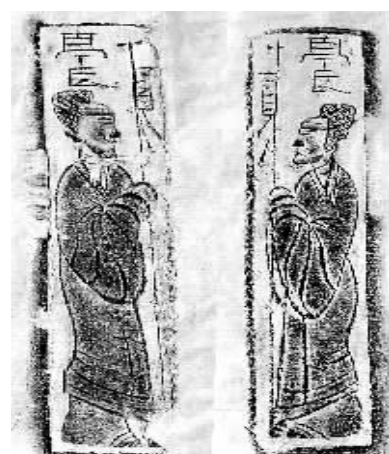
气:“你怎么让我老等你呢?再等五天吧!”又过五天,小张一大早赶来,不料老人又先到了,就让他再候五天。

郑州地理

杨桥镇

李全付

杨桥镇旧址在中牟县城西北五十里今杨桥村的西侧,原名阳武桥镇。隋、唐时期即为汴(开封)西名镇。



常常看到类似的图像,分不清是小吏还是亭长,看多了这类画像砖,亭长往往不佩剑小吏又常执盾牌的印象。

汉画谈

持戟亭长

张健莹

汉代十里为一亭,设亭长,算是最基层最小的官了。城内设亭是都亭,亭长就是都亭长。

亭长管事很多,治安、警卫、民事、迎来送往、留宿旅客等杂项均由亭长负责。见过几个亭长的正面形象,很憨厚很忠诚的那种。

汉画像砖里不乏各种亭长形象,很多还专门刻上亭长二字标明身份,身份越小的官反倒是在汉画像里越多。

绿城风华名五洲,欲说郑州语不休。巍巍嵩岳矗天中,滔滔大河身旁走。

郑州

高治军

子产贤相知域内,列子道家传神州。洛神洛水归大河,潘安美貌最风流。



红梅图(国画)

萧晖荣

新书架

《普罗旺斯写真集——鼠尾草的法国味道》

传英

犹如天堂花园里的一株植物,偶然间动了凡心来世间走走,然后又被仙界召唤而去,网名鼠尾草的原晓娟就这样离开了她热爱人间。

鼠尾草在书中这样说:“我在时间的尽头做了一个快乐的盗贼,但是没有偷走

1927年春,冯玉祥为配合北伐,率部东出潼关挺进河南。直系军阀吴佩孚(1874-1939)在郑州陇海花园(今铁路文化宫院内)坐不住了,仓皇率部西退。

郑邑旧事

吴佩孚败退登封

刘德堡

写道:“民国军人皆紫袍,为何不与民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姓膏。

江涛没有听清何晏又讲了些什么,就放下了电话。天黑后柳道明居然拿下了001号高地!这就是说,B团团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参谋长,向C团三营呼叫!”我要同刘副团长讲话!“他对尹国才喊道。此刻能够将他从失败中拯救出来的人,只有C团的这位副团长了!

以前他和这位副团长总共只打过两次交道,最后的结局总让他大吃一惊。他从来也没能真正理解这个人,今天还是这样……

如果刘宗魁想给予他沉重的一击,现在这个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无论如何,他今天在军长规定的时间内是拿下634高地了!

江涛为他们这一小队人选定的昨夜张莉离开猫儿岭直至上战场走同的一条路线:先沿谷底急造公路向东,在631高地北方峡谷底下车,然后顺昨夜三营进攻该高地时开辟的通路徒步翻越岭盘岭大山梁。

连载

会议虽然近乎完美,及至8月初,还是传来了新浪已经“花落高盛”的消息。事情的转机是从王志东开始的。8月底9月初,新浪管理层发生变化,领导权从硅谷团队转到了以王志东为首的大陆团队。

为了博得新浪的青睐,摩根斯坦利搬出了Mary Meeker这张王牌。但是,“女皇”日理万机,一面难求,最后还是摩根斯坦利亚太区主席亲自出面并且全程陪同,炙手可热的“女皇”才答应挤出宝贵的两小时,亲临新浪位于硅谷的总部。

对于那时的资本市场来说,新浪还是个无名小辈,SINA这个奇怪的英文字母组合估计“女皇”也闻所未闻。更何况,会议上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冗长翻译,确实令人昏昏欲眠。

我们亚太区的主席坐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不好大动肝火。在Mary Meeker沉重的呼吸声中,他只好一面维持着优雅的风度,一面借着手桌的掩护,小动作不断。

满屋子的人群中,志东并不起眼。直到同事引见,我才意识到这个试图计算,到底有多少只蟹腿惨遭我们消灭?我还时常提醒志东,每次单是他自己就要吃两只蟹腿16条腿,还不算从我的螃蟹上折下来送给他的那些腿。

猛地向前一蹿,车灯大亮,朝山下疾驶而去。后面的卡车也紧紧跟了上来。

吉普车在631高地北方谷底一片空旷的溪滩里停住了。午夜24时——却早已过去了。江涛生命中灌注的焦灼、危机感和紧迫感随之消失,于是,当他率领这支小队向骑盘岭大山梁攀登时,他的内心里只剩下了一种既单纯又强烈的意念:到634高地去,拿下这座小高地!

在这样一种精力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行军,不到一小时,江涛就体会到了每个士兵爬山时都要经历的体力衰竭。除了早上吃了点饭,一天来他也粒米未进,继续往上走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出现了过去从没有过的虚脱的感觉。

刘二柱从挎包里掏出一包压缩干粮,剥去塑料纸递给他。江涛大口大口嚼起来,头脑也渐渐清醒了一些。一阵急促的喘息越来越响亮地表示什么。“卧倒——”走在前面的警卫排长扯开嗓门大喊。一个人猛地从后面扑到他身上来,炮弹在不远处落下爆炸了!巨大的气浪同时将他和他身后那个人一起向前掀倒在地!江涛昏过去,马上又清醒过来!

江涛睁开眼睛,立即在右肩头看到了刘二柱的两只瞪得很大的、无神的眼睛。那些热乎乎的、黏稠的液体是从他后脑一个黑洞里喷出来的!“二柱——”江涛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嗓音就哑了,全部身心只感觉到一件事:刘二柱死了!

又有几发炮弹落在附近炸开,卧倒在前面和后面小路上的战士们没能立即赶来帮助他。大火在他身畔噼里啪啦地燃烧,江涛浑身颤抖着趴在原地,灵魂经历了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一刻!

过去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军人天生就是英勇的,不怕死的,现在明白并不是那么回事,在突然来临的死亡面前,他自己也怕得浑身发抖。此刻却突然发觉,同生命的损失比起来,人的别的损失——功名、荣誉、前程——都不算什么了!

敌人夜间值班炮火的轰击结束了。江涛被警卫排扶起,坐在刘二柱身边。

两只眼睛距离稍微有些远,翻着两片大得和厚得非同寻常的嘴唇,挺着圆滚滚的将军肚,还穿着一看就是出自秀水街的棉布衬衣和休闲长裤的低调年轻人,就是在摩根斯坦利香港内部早已声名鹊起的王志东,或许因为上市在即,自己也即将跻身网络新贵的行列,那天,他一直憨憨地笑个不停。

当时我就想,所谓“大智若愚”和“心宽体胖”,形容的就是志东这样的人吧!回想新浪上市前后的那七个月,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结识了像志东这样的好朋友。而这友情的基础是物质基础之一,则是香港那一千多只螃蟹腿。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准备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国国内的审批却像个紧箍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松开。截止到2000年4月路演,我们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纸批文。

等待的同时,香港的秋天歌舞升平。每当夜幕降临,我必定和志东夫妇约了一起晚餐。陪客户吃饭是投行的“工作重点”,尤其是新浪这样的大客户。于是,从中环到湾仔再到铜锣湾,有点名气的餐馆几乎被我们横扫一遍。

10月到11月,正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螃蟹每餐必吃,吃得每个人走路都有点“横行”的倾向。日后,美味的螃蟹果真成了和“新浪上市”密不可分记忆。我们总是试图计算,到底有多少只蟹腿惨遭我们消灭?我还时常提醒志东,每次单是他自己就要吃两只蟹腿16条腿,还不算从我的螃蟹上折下来送给他的那些腿。

工作起来叱咤风云,生活中却憨态笨笨,正是志东的可爱之处。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取经并且寻找风险投资时,志东就独当一面,自己租了一辆车,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对照着地图,在硅谷附近四处转悠。一天,他约好和朋友见面,开车兜了无数个圈子,却始终找不到约定的地点。于是,志东打电话求助,说自己迷路了。

朋友问:“你现在在哪儿?”志东环顾左右,说:“我在第一大道。”朋友十分诧异,问:“你确定是第一大道吗?这附近没有第一大道啊?”